V 4
B927
T83

昭代明良錄卷之四

青谿 童時明 編次
海虞 李喬新 錢世楊 校正
三衢 童文龍 綉梓

英宗睿皇帝本紀

童時明曰 英廟紀元凡二史悉分爲二篇臣謹合之爲一以便覽觀云

英宗睿皇帝○宣宗長子孫皇后所出也立爲皇太子 宣宗崩即位年九歲改元正統

正統元年春 上御經筵○詔增鄉會試取士額○

遣官恤刑召集里老詳愼研審原問官毋得預○勑省諸冗費光祿添設醃臘酥油盡行革除罷厨役六千四百餘名○詔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始設提學憲臣兩京以御史各省按察司副使○詔免先聖賢子孫差徭○車駕閱武於將臺○禁中官出使○令僧錄司造周知冊防奸○令竈丁逃移者鹽課覈實停其徵又令浙淮貧竈有餘鹽官給米麥收之而客商守支年深不得鹽者以十分爲率支淮鹽四分其六分兌於山東運司支給不願兌者聽守支而長蘆鹽運商所分地不便貿易者聽

於所在官司告驗公憑文憑改易諸爲通商甚悉

正統二年以宋儒胡安國蔡沉眞德秀從祀孔子廟庭○詔京官三品以上薦舉撫按藩臬府州縣正官有犯坐連舉主○詔州縣平糴積儲修水利○令天下有司秋成修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民春耕仍具疏繳報○雲南晉寧州有大樹頗著靈異土人號爲客墩聖母永樂時大風拆其樹軍人陳福海鋸以爲板內有神像戴冠執簡容貌如畫人皆驚異立祠以祀至是州官請加封號

上謂禮部曰淫祠徼福非禮也不允所請

正統三年京師大水詔求直言修舉廢政賑䘏軍民
○以御史鄭顒言詔戒張家灣崇文門宣課司抽盤
勿致停滯不必專委內官○勑諭內官內使曰祖宗
舊制內官內使職掌內府事務纖毫不敢透漏今爾
等有不遵法度與在外各衙門官員私相交結透漏
事情或因公務營幹巳私或狥親情請求囑託公事
或借撥軍夫役使以致所司那移選法出入別名重
勞軍民妨廢公道巳往姑置不問自今宜相戒飭謹
遵法度其有狥私違法者必罪不宥
正統四年造渾天璿璣玉衡簡儀○立存積常股鹽
法常股者商人中納給引守支之鹽存積者積鹽在
場遇邊方急缺增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每鹽一
引納銀八分歲定七十二萬引而七分爲常股三分
爲存積巳又令竈戶每餘鹽一百斤給米一石○
山東樂陵縣築倉起土得白金九錠重三百九十餘
兩有司以聞上上命易糧貯倉以賑貧之
正統五年詔各府州縣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糧
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佐官者授散官旌其門○以
御史彭勗言禁僧道不許創立叢林未度者皆令還
俗官民之家不許修齋設醮勑巡視御史及五城兵

馬緝拿僧人載佛街市鳴鐃抄化者○勑牧民官縣令最親必得人而後民乃安近方面郡守由保舉率得人潔已奉公而知縣缺員未舉豈果難其人耶抑爲例拘不舉耶進士監生皆國家作養成材待用者何曾是不舉也自今進士觀政一年監生坐監三年以上有學識者由吏員入官歷兩考廉慎忠厚愛民者科道官各保舉開送吏部銓用已又命在京四品及國子監翰林院並得保舉蓋實重守令也已又勑文武非舊制濫設在任官罷軟無能若老疾不堪任使及行止不端者畢汰省毋糜費廩祿已復申吉三載考績三考陟黜之法以九年爲滿考中有善政著聞者仍舊任而增秩加官○新作京城九門成

正統六年冬十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大赦十一月定都北京各衙門除行在之稱在南者加南京二字

正統七年始置戶部太倉庫○京衛始立武學

正統八年雷震奉天殿鴟吻詔言得失○冊立皇后錢氏

正統九年春新建太學成上臨幸祗謁先師行釋奠禮

正統十年命儒臣纂修五倫全書凡六十二卷○命內閣官與各衙門會議大政○勑吏部愼重給事中之選

正統十一年命英國公張輔等偕侯伯請國學聽講

正統十二年詔選翰林官十人入東閣習制誥

正統十四年歲己巳六月南京宮殿災下詔赦天下

是月熒惑入南斗　八月　上親征北虜至土木北狩虜尨刺王脫脫不花其臣也先號太師擅國柄掌兵先是朝使者往往以好語媚虜佯許也先婚也先信之貢馬爲聘朝廷曾未之知也答詔語不及婚也先大愧恨因盡發其種落犯邊寇大同羽檄紛至奄王振用事顧自喜欲怙中國威壓虜主親征廷臣伏闕力爭不能得師至宣府會大雷雨諸將進與戰皆敗旋師次土木虜兵逼御營我兵大潰　上獨坐草中兀然不動身無矢石傷虜異之擁之北去至大同守將劉安郭登伏謁　上命稍出錢犒虜諭登固守毋受虜欺軍校袁彬沒虜得侍　上登遣人語彬欲奉上乘間入城彬以聞　上曰我命在天毋踰險第語登報皇太后朕在虜中無恙亟具金帛迎歸耳遂由大同出塞居也先弟伯顏帖木兒營伯顏俯伏跪

幷執臣子禮甚恭郕王卽位尊　上爲太上皇亡何也先擁　上皇入犯紫金關進薄都城宣言索大臣王直于謙等出迎駕朝以通政參議王復中書舍人趙榮往也先謂爾等皆小官亟令直謙來　上皇客諭復榮彼無善意宜亟歸會于謙出師戰勝也先遁去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駕出塞也先土木之勝意輕中國且挾　上皇爲重質邀索無已尚書于謙颺言社稷爲重君爲輕拔塞虜望而先是虜過大同郭登亦登城告虜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虜旣失所挾又見中國全盛城池深固人心憤慨稍稍悔禍

事　上皇愈益共奉居得知院營閒數日輒設宴妻妾行酒身自彈虎撥思兒踏曲以佐歡　上皇雖狩虜意氣故自如未嘗有所降下虜時望見所居帳夜有光龍炎交騰雨雪不凝大驚異大酋咸頓伏謁稱中國聖人也先數薦女弟侍　上皇固却之愈敬服謀奉駕歸矣明年春　上皇謀誅逆奄喜寧喜寧者胡種也降虜見親信日導虜入寇薄都城邀我大臣迎駕皆其謀　上皇患之計不誅寧虜不靖乃命袁彬請也先遣寧至京軍校高鎣與俱密繫書鎣肘令邊將計擒之至宣府被獲械赴京伏誅　上皇聞寧

擒大喜謂歸南有日虜既失寧無與導謀益衰息然
遲我迎駕徘徊塞上時入掠雲中上谷間無所得我
使久絕其衆既思歸於是遣使至我遣李實羅綺報
使實等見 上皇泣 上皇亦泣問三宮安否將來
何物實頓首言本以通問來無所將 上皇曰此細
故不足論卿第歸語朝廷圖迎我歸守陵墓足矣也
先語實我留皇帝無以爲數請迎歸不報何也實反
覆曉諭欲奉迎也先言汝修通問聞何遽言迎其亟
遣大臣來大臣朝至駕夕發實歸具言之時已遣楊
善趙榮使虜語具載善傳中也先大然楊善語即日

引見 上皇遂設宴餞自彈琵琶妻妾前觴次日伯
顏帖木兒餞次日駕行也先築臺設 上皇座率衆
拜辭妻妾亦拜辭也先復自送數十里慟哭辭去遣
得知院送至野狐嶺亦慟哭辭平章昂充射得一獐
追來獻八月駕抵京居於南宮 上皇凡在虜中一
年後又六年徐有貞石亨輩迎 上於南宮復位改
元天順復立沂王爲皇太子廢景帝復爲郕王欽天
監奏請革除景泰年號 上曰朕心有所不忍姑仍
舊
天順元年詔推恩天下凡民八十以上者賜冠帶○

山東薦饑發內帑銀三萬賑濟○ 上勵精思治謂
承流宣化自郡守始命吏部選內外臣僚堪爲知府
者以聞並補之日陛辭召至文華殿親賜戒諭燕勞
給鈔爲道里費○承天門災下詔修省寬恤○以留
守左衛小旗陳福奏勑禮部將各府州縣蓋定寺觀
額設僧道名數除已給度牒者暫令各寺觀附籍其
餘查無度牒悉發寧家隨住當差遇有額內缺數方
許簪剃如有私自簪剃及指稱行者道童名色躲避
差徭將本犯并寺觀住持悉發充軍其餘濫設寺觀
悉行拆毀

天順二年勑儒臣纂修大明一統志○勑建庶人出
居鳳陽先是永樂間禁錮建文諸子呼建庶人 上
憫其無辜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
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寔臨
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爲不可 上曰有
天命者在自爲之遂遣居鳳陽令有司治房給米聽
其婚嫁出入○太監韓諒奏討武強縣無糧地不許
○鷹坊司內臣奏乞採獵 上不許復固請 上曰
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害州縣既出不獲一禽有司
懼其威歛之於民聚鹿獐兎雉而獻之內臣以爲出

獵所得遣人預進　上令人密訪某州若干皆得其數候其至各仗黜之

天順三年石亨謀不軌伏誅初亨以迎復功封忠國公貪恣日甚　上勉從之既而躬理政務天下章奏一一親決亨不得遂其私怏怏亨子彪亦以功封侯壞法下獄死罷亨就第亨怨望遂露反謀坐死徐有貞亦以驕恣先一年安置金齒由是令冒報迎駕功陞官者俱自首改正凡四千餘人○　上召李賢屏左右告曰吾早晨拜天拜祖宗畢視朝既罷進饍後閱章奏易決即批出有可議送去與先生參決賢曰臣等所見亦有不到處更望陛下斟酌穩當　上深以爲然且云左右乃曰此等章奏何必一一親覽又曰亦不必送與閣下看奸邪不忠如此賢曰惟陛下明見　上又曰朕負荷天地之重五更二點起齋潔具服拜天畢省奏章都決訖復具服謁奉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時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或政事有關大臣者則召見訪問商確復省章奏訖回宮進膳從容遊息至申初復省章奏暇則聽內政至晚而休若母后處每日一朝有命則兩日一朝隆冬盛暑五日一朝今左右乃曰何乃自勞如此賢曰自古賢

君修德勤政莫不皆然願陛下持此行之　上曰如此行之亦有何勞不然則便於安逸而怠荒至矣雖悔何追賢曰陛下言及此社稷蒼生之福也

天順四年天下官員朝覲　上命出榜禁約賂賄不行仍命吏部旌其才行卓異政績顯著布政以下賈銓等十人賜衣服楮幣禮部筵宴○皇親孫顯宗家人私起廛市專利事聞命毀其肆家人抵法○太監阮忍乞遣內使如蘇杭織造　帝以人民艱窘罷之

○十月　上御西苑大閱列侯諸將騎射令三營管操侯伯都督以下皆騎射以三矢爲率　上親按籍記中矢多寡賜鈔有差既而試御馬監勇士亦如是有畏避不趨事者罪黜之自是將士咸加警畏知所奮勵

天順五年召法司戍飭凡錦衣衛所行事枉人者與之辨理不許畏避人人皆悅○太監曹吉祥作亂伏誅詔示天下布寬恤開賢路凡征輸有苦於民者悉皆停止　上謂李賢曰朕今復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俱從便雖着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賢頓首曰節儉帝王盛德朝廷如此天下百姓自然富庶　上曰卿當

勉輔朕躬○光祿寺以供用龍馬花素瓷器萬件皆損敝請勑工部移文有司成造　帝以其勞民已之

天順六年詔清翰林院官俱擇進士出身者其餘雜流悉去之翰林之選益重

天順七年春祀　帝以足疾未愈欲自行禮艱於拜起乃令人扶之而行○山東民饑　上聞奏即命發太倉銀四萬賑之

天順八年春正月　上不豫諭處後事命中官持筆書之一曰東宮即位百日成婚二曰定后妃名分三曰勿以嬪御殉葬四曰殯殮器服從舊書畢持付內閣李賢等驚愴捧誦歎曰所言關大體非　上英明曷能及此而止殉一事尤高出古今眞甚盛德也十七日　上崩年三十八歲前後共在位二十四年謚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錢皇后成化四年崩謚曰慈懿睿皇后合葬裕陵　英宗七子長　憲宗次德王許王秀王吉王忻王徽王

李良翰曰夫　睿帝以一人之身而天順中行事與正統中大逕庭何耶蓋前以未諳世故履明夷之厄後以險阻備嘗成精明之治古云殷憂啓聖

多難與邦帝之謂矣

童時明正統己巳之變自古無之而庚午之送歸亦古所罕聞豈國家之全盛其氣運乃爾哉嗚呼以王振誤陷乘輿以干謙處置得宜致駕旋天乎人耶

景皇帝本紀

童時明曰　景皇帝復爲郕王遂致襲兄之年廟祀未隆累朝因循弗克改正昔金匱盟成而竟以弟帝者其謂之何竊耳之史局謂其終宜分不宜附臣愚放其意列爲本紀與帝系並

景皇帝　宣宗弟二子　英宗庶弟也初封郕王

英宗北狩皇太后命郕王輔皇太子權總萬幾大同守將劉安傳　英廟語令朝廷亟具金帛迎歸王詰責安此虜詐爾何輕聽廷臣聚議朝不可一日無君於是皇太后傳旨以太子幼冲國家多故郕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天下主社稷宗廟百官遂上表勸進郕王即皇帝位尊　英廟爲太上皇改明年爲景泰元年○令各處招募兵壯就令本地有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民壯之設始此

景泰元年正月朔受朝免賀○立妃汪氏爲皇后○

謁孔子廟行釋奠禮○初開經筵○皇親汪全縱家人奪民田御史朱英等劾之詔責全歸其田於民○時以邊圉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其上選例與歲貢同○始立京營團操法○也先使人來議和還車駕賜勑答之亡何虜擁太皇入紫荊關薄都城　帝委用于謙戰勝語在謙傳中也先遂巡遁去而使使來言欲還　上皇請罷兵報詔太師且奉朕兄歸意良厚顧部下多剽掠朕所以發兵備他盜耳太師如戢兵以數騎護歸　上皇朕亦遣數騎奉迎彼此解甲相和好固朕志也復勑勞伯顏帖木兒朕兄在營知院供具無闕敬謝知院是日　上皇駕復出塞石亨楊洪相率破虜逐餘黨脫脫不花王遣使成貢大臣請禮其使以間也先從之亡何大酋阿剌知院遣參政完者脫歡具言欲和不得報且入寇報詔虜必盡出塞乃可和不然朕不惜戰也完者脫歡復來請脫脫不花及也先使亦至乃遣李實等報使并問　上皇起居已又遣楊善趙榮　上皇駕遂歸自是虜貢不絕屢請報使廷臣皆請許之帝曰正統間使通虜幾危宗社今朕方思與虜絕卿等第謀所以富國強兵雪仇耻稱朕意焉毋復言使虜事

尚書金濂胡濙相繼言虜向化誠不報且生釁其何
斬一介行李踐虜廷稍慰其望濂復引高帝以三十
萬衆困平城以爲戒　帝曰使毋往朕志定矣平城
事非所宜言遣勑可汗前者使往小人言語短長傷
和好兩國人民咸罹災咎此亦朕與可汗所共知也
可汗今請答使朕恐蹈前失不復遣可汗使皮兒馬
黑皮等朕皆優禮厚給馬直遣歸自今使來朝貢者
聽然亦須人少賞賜乃得厚朕終始不食言別勑也
先指如之于謙石亨請出塞討虜　帝曰師行勞姑
待之居有頃脫脫不花與也先不相能治兵相攻也
先弑脫脫不花都督楊俊請悉各邊兵擣其巢于謙
言虜誠當誅但邊兵盡出虜且乘吾虛非計詔從謙
議會也先使來王直等復請答使詔問謙謙言臣職
與戎知戰而已使事不敢聞　帝曰謙言是使勿遣
制詔也先太師求答使朕固欲遣第恐更如往者構
是非無益反滋害故不遣人來者及至三千餘邊將
請絕朕念太師誠欵姑聽後少遣臨遣時與總自關
會得爲詐盲防諸正副使已陞都督都指揮千戶等
官厚賞賜市易者悉聽車輛送至境太師其體朕意
毋忽也先復使來稱大元田盛大可汗致書皇帝田

盛者華言天聖也廷臣咸言也先弑主立號名實大
舛若因而稱之彼以爲中國天子亦稱我可汗得誇
示羣酋將遂爲中國患　帝言古王者不治夷狄以
爲不足治也詔稱瓦剌可汗邊患稍息○淮上大饑
上於椶橋得都御史王竑奏大聲言曰好御史輙
命開倉賑濟
景泰二年詔立顏孟後裔並授翰林五經博士世襲
○內侍單增恃寵驕縱都給事中林聰等列狀上聞
即命下獄治之
景泰三年詔各處見任官員有才行政事優長屈在
下僚及才堪職任之士隱於民間及官員罷職委無
贓犯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在外各衙門正
官舉薦赴京考用後犯贓罪連坐舉主○廢　上皇
長子皇太子爲沂王出就沂邸立皇子見濟爲皇太
子生母杭氏爲皇后廢皇后汪氏居別宮
景泰四年詔令陝西市羊角爲上元燈都御史耿九
疇上疏諫即命停止○修歷代君鑒成
景泰五年正月積雪恒陰詔求直言○新建興隆寺
成車駕擇日臨幸有司業已肅駕除道太學生楊浩
禮部郎中章綸各上疏諫即日降詔罷行○勅儒臣

纂修宋元綱目復勑禮部纂修天下地里志○詔頒
君鑒錄於羣臣
景泰六年命太監班佑鎮守兩廣太監鎮守始此○
以宋儒朱熹孫梴爲五經博士世襲○兵部尚書于
謙以疾在告　上幸萬歲山伐竹爲瀝畀謙和藥頻
遣中官問候復徹尚方御膳賜之
景泰七年寰宇通志成○以宋儒周敦頤孫冕世襲
五經博士如朱熹例
景泰八年春正月　帝不豫　上皇復位廢帝仍爲
郕王歸西宮越三日薨葬祭禮悉如親王謚曰戾成
化中追謚恭仁康定景皇帝子一即所立太子見濟
先　景帝卒
童時明曰　景皇帝當多難之秋知人善任俾天
下轉亂爲治神器幾危復安厥功豈渺小哉假令
當虜復來盈庭聚訟向使帝不能壹意死守少爲
浮議所搖雖欲不爲南宋不可得已乃其終事且
不能如革除庶人而竟不臚於廟祀悲夫
又曰國朝弊端莫大于鬻國子生遣鎮守內官二
事皆始於景泰特多難之時然耳乃鎮守既罷遣
矣而堂堂國學至今爲交易之場使商賈人子數

利取息濫觴弊實反恃爲理財要策柳獨何哉

憲宗純皇帝本紀

憲宗純皇帝　英宗長子周貴妃所出也郕王攝政時皇太后命冊立爲皇太子景泰三年易封沂王天順初復立爲皇太子英宗崩卽位改元成化○議上皇太后徽號當是之時錢皇太后位中宮而周貴妃爲帝所生權在貴妃宮中傳旨語禮官謂毋以子貴宜尊所生閣臣李賢彭時宗伯姚夔力持不可　帝委曲勸諭至於跪請於是兩宮同尊○立妃吳氏爲皇后尋廢之復立皇后王氏○詔罷內官管事禁大臣與之交結○革奪門功封爵躬耕籍田　上秉耒三推公五推卿九推觀畢賜宴○視太學釋奠先師孔子○御經筵賜講官白金文綺有差○詔守臣買官牛給軍耕種永爲例○平收糧斛禁侵勒○復三大營制○詔釋戍邊陳循等及于謙子冕並還家復于謙故秩遣官致祭

成化二年給孔顏孟三氏學印令三年貢有學行者一人○詔補伍軍士宜聽西南之便○詔收京師疲

癃殘疾老幼於養濟院○勑各問刑衙門疏淹滯罪
囚○瓦剌太師阿失帖木兒使入貢由喜峰口入挾
三衛夷與俱先是北虜入貢由大同從喜峰口而北
使至賞賚燕勞類優於他夷以勝國遺孽故至是忽
有異部以聞旨下言北使既混同三衛來直以三衛
夷禮禮之納其心虜使恚有違言通事諭之故上書
服罪乃遇以故禮於是勑言自爾祖脫歡而來朝貢
信使有常時往來道路有常處未嘗引他夷溷賞賚
朝廷亦待之不疑今爾貢兩月再遣使臣又同朶顏
使從東來尸刺朶顏俱我屬衛朝貢自有節令無故
糾以來非法也今後自當順天道敬中國體爾前人
每歲冬農隙時聽遣使毋過三四十人使從大同入
朝廷得一意款待篤世好虜大懾服○追封漢儒董
仲舒宋儒胡安國蔡沉眞德秀爲伯
成化三年詔鐫欽降監規於國子監○命祀宋儒楊
時於延平府以羅從彥李侗配享祀何基及王柏金
履祥許謙於金華府○京畿大饑勑戶部發太倉粟
一百萬斛賑之○河南饑命守臣賑濟兵部李賓欲
令官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禮部姚夔議勿許 上
曰祖宗設太學教育人材非由科貢者不得濫送今

欲出粟補監假以賑民豈古例哉且天下財賦所出其途孔多學校豈出錢穀之所禮部議是饑民其發倉廩賑之○命光祿寺今後一切祭祀筵宴等項買辦牲口每年不許過十萬果品不許粘砌○詔禁侵損古先帝王忠臣烈士名賢顯宦陵墓○命戶部侍郎馬昂都御史林聰清理京營軍士勑曰朕以京營軍士視其名則案牘充盈究其實則隊伍空虛關糧之際塡塞倉衢受賞之日溢滿禁塗及至收集部曲往赴邊鄙累旬日不能得數萬盖總兵等官縱之歸休役之私用受賄買閒應付權貴其弊難以枚舉今特命爾等將見在軍士點閘且以十五萬實數來報有隱蔽不報抗拒不服即奏聞拿問削奪清理之後仍創爲良法以備調用夫朝廷勞天下之民以養兵而耗天下之兵於奸弊兵民日困弊竇日滋及至有事之時爾等付之長嘆息而已則曷若今日不避怨怒盡搜其弊源而窒塞之以復祖宗兵制之盛乎○命禮部禁約官員人等不許於原額外修增寺觀廟宇違者許巡街御史及五城兵馬擒治仍行順天府曉諭鄉村一體遵行○以吏部姚夔言選授外官多有潛住京城揭借財物置買衣裝聚妻買妾枉道回

家詔限五日赴科畫字領憑有延過半月不辭朝出城者送法司治罪○詔禁京城九門并通州張家灣等處抽分內外官不得違例多取商稅違者治以重罪

成化四年詔天下存恤孤寡○令三品以上京官薦舉堪任布按二司官者○勑三邊撫按分巡等官時常行邊禁革奸弊

成化六年江南水災免直隸蘇松等府秋糧○河南旱災免夏稅○皇子生紀妃所出○太監潘洪奏乞令其姪中納兩淮餘鹽 上曰朝廷存積鹽課以待邊用食祿之家尚不許中納況內臣乎其勿與○減省柴炭以節民力○禁民間服食奢侈○禁奸臣投獻奏求軍民田地告訐起科

成化七年詔罷江南民運初漕法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四倉交收運官分派官軍轉運於天津通州二倉往返經年民多受累宣德間巡撫周忱議將民運糧俱至瓜洲淮安補給脚價兌與官軍轉運是爲兌運民亦不能無累至是議罷瓜淮兌運令官軍徑赴江浦州縣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遠近有差自是兌運變爲長運爲一代良法○遣兩京大臣巡

視民瘼發廩勸勞興革利弊罷黜貪酷不職有司悉聽便宜行事○詔賑恤遠近饑民京城外置漏澤園收葬遺骸○禁告訐刁風○冬十二月彗星見 上避正殿徹樂

成化八年禁各衙門詐稱差使內府採辦人役需索者

成化九年命儒臣校訂朱熹通鑑綱目刻梓以行○詔停考黜生員追廩例先是各提學奉勑督所屬官簿錄諸儒生德業爲三等德行優文學贍治事長者爲上等有德行而經義治事稍劣者次之即經義優治事長而德行玷缺者列下等歲課月考非上等毋得應貢舉欲士務於本實而例廩生考劣者俱追廩爲民父兄咸憚慴不務子弟於學至是督學御史閻禹錫請停追廩學乃興○上閱列侯諸將於內苑賜銀鈔○添設各府州縣判丞官勸農○免各處巡撫赴京議事

成化十年湖廣災免秋糧五十三萬○勑修舉預備四倉○勑文武大臣備查大誥律令諸司職掌新舊條例務歸至當以類相從取旨裁決刊行遵守○勑公侯伯及駙馬初襲授者送監讀書祭酒一依學規

教之懶惰不律者奏聞
成化十一年詔封閑河南宜陽等衛銀洞不許開煎
○罷寶慶等府淘沙場○禁有司酷暴○夏五月文
武大臣見皇子於文華門皇子生時以萬貴妃忌妬
失傳於外廷臣未賀至是六歲上欲顯示於衆命朝
見尋立爲皇太子生母紀氏爲恭妃○尊謚郕戾王
爲恭仁康定景皇帝是舉也創自宸衷而商輅力贊
之初不以易儲爲憾眞堯舜之德哉
成化十二年命增孔子籩豆佾舞之數如天子禮樂
成化十三年揔督漕運都御史張鵬請給僧道度牒
鬻米濟荒　帝曰僧道度牒不宜太濫且鬻米之數
所得幾何而所損於國者多矣其在官吏監生尚不
可以爲常況此輩乎其勿許○有自宮者五十餘人
日赴禮部求進尚書鄒幹以聞命錦衣衛枷項於禮
部前并各市街示衆編發當差有再犯者本身處死
全家發邊衛充軍仍移文天下禁約○七月京師西
城有物夜出傷人其色黑踪跡之不可得　帝乃於
宮中祭告天地曰臣以匪薄之資撫盈成之運顧政
事之多缺致災異之薦臻茲者京城內外有物夜出
殘害軍民驚動閭巷夫變不虛生必有所自意者或

用度不節致傷民財歟或土木頻興過勞民力歟或
忠言不聞下情無由上達歟或仁政不施寔惠未能
下究歟夙夜兢惕罔知攸措伏惟大造垂慈曲賜矜
憫赦過宥罪轉禍爲祥俾妖物潛消居人安妥臣當
祗謹天戒循省愆尤期維新於政令以圖報於大恩
不勝惓惓懇禱之至

成化十五年　英廟忌辰　帝顧謂左右曰今早行
禮之際追念罔極之恩感傷於懷永惟先皇奄棄臣
民忽已多年朕嗣守大業兢兢慄慄恒懼弗克負荷
無以慰宗廟神靈今益當省身修德任賢圖治使四
海無虞生民樂業庶無愧天子之孝云爾○續資治
通鑑綱目成　上爲之制序○申明軍官侵尅軍士
月糧舊例○京師兩錢○御製詩集成凡四卷五百
八十九首○禁科歛○令御史出巡不許推避回護
挾私害人○令武職充軍太身在者犯典刑者及絕
嗣傍枝俱不許襲
成化十六年令立嗣非異姓失序生前或立賢立愛
已定者不許再理○詔天下凡過孔廟門者皆下馬
○占城請討安南不許○朝鮮請改貢道不許○修
設惠民藥局○禁僭用混金禁色段疋花樣○南京

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等處同日地震詔各守臣理
寃恤孤儲蓄省費濬渠築堤○定詐稱皇親馳驛索
財處決充軍例
成化十七年詔各處軍民人等交通進貢往來外夷
并投托撥置害人者俱發邊衛充軍○詔較權量給
民用○勑雲南兩廣守臣嚴越境亡命禁○嚴遼東
馬市侵尅禁○南畿饑命南戶部糴常平倉糧○勑
蘇松淮揚等處巡撫賑濟饑民○詔令琉球國陪臣
子蔡賓等五人南監肄業有司歲給服饌○令京官
三品以上政績顯著者方許蔭子○勑兵部凡軍官
濫役者退出差操○令發掘王府將軍夫人郡縣主
及歷代帝王名臣先賢墳塚者俱充軍
成化十八年御製文華大訓賜皇太子
成化二十一年春正月星殞有聲詔寬恤求直言○
命禁民間溺女犯者戍邊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一上不豫命皇太子暫視朝於
文華殿既而大漸召皇太子至御榻前命蚤正大位
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與凡國事之切要者誨諭備至
太子頓首受命己丑　帝崩壽四十一歲謚曰繼天
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

宗葬茂陵王皇后正德十三年崩謚曰孝貞純皇后
廢吳后抱養太子惟謹弘治中進膳如太后儀紀恭
妃先成化六年爲萬貴妃所妬徙居別宮十一年復
居永壽宮受萬妃觴遂薨弘治初追謚孝穆皇太后
別祀奉慈殿憲宗十二子長悼恭太子次　孝宗次
興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涇王榮王申王
童時明曰成化之初善政班班可紀而中年機局
稍更蠱緒從之十一年以後遂至一無可書說者
以爲國朝三大弊端實由此起嗚呼彭時商輅在
內閣則治而用萬安劉吉則亂君德成就在宰輔
信然哉
又曰余讀通紀憲章等書每至茂陵朝則未嘗不
廢書而歎也士風至此其一大變已成化之治所
以不純者豈非汪直爲之大蠹哉顧其勢焰薰灼
旻戀實成之而卒賴阿丑之恢諧以敗當其時薦
紳之士曾有幾人不爲瓦全者乎秉鈞懷璫且歎
外庭之無人可慨也夫

孝宗敬皇帝本紀

孝宗敬皇帝　憲宗第二子紀妃所出也先是　憲
宗長子早逝儲位久虛及紀妃生　帝秘不傳於外

迨六歲　憲宗始命見閣臣立爲皇太子　憲宗崩
即位改元弘治　帝在青宮仁孝恭儉令聞以浹四
海比諒陰衰絰未嘗去體久絕酒肉每朝退苫坐靈
幄側哀擗之餘手不釋卷覽四籍分作日課務在研
覈義理有未得即召問儒臣自四籍以及孝經尚書
文公家禮大明律無不通曉○先是御膳日用三羊
八雞詔減羊一雞二○內監垂蟻房四方所貢各色
鳥獸皆畜焉　上命放省之以減浪費所司奏言虎
豹之屬放即害物欲殺恐非諒陰新政左右以爲疑
上曰但絕其食令自斃可也○下詔集議祧廟國
朝自　德祖至英宗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畢神
主將升祔於制當祧羣臣謂國家以上無可復推則
德祖視周后稷　太祖太宗視周文武皆百世不
祧　懿祖而下當以次祧遷乃建祧廟於太廟正殿
後奉藏　懿祖神主遷　熙祖於正殿東第一室○
仁宗而下皆以次每歲暮則復　懿祖神主於正殿
之右居　熙祖之上行祫祭禮德祖者　太祖之高
王父懿祖曾王父熙祖則皇祖而仁祖皇考也○立
妃張氏爲皇后○冬十月有星飛流亘天詔求直言
弘治元年有旨諭在京諸司朝廷政事祖宗俱有成

憲今後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須
遵守毋得互相囑託有虧公道如內外官敢有寫帖
子囑託者內官連人送東廠外官送錦衣衛奏來處
治若容隱不奏者事發俱治以重罪○命吏兵部各
疏兩京堂上官及鎮撫三司分守知府守備等官職
名年履於文華殿○禁營求內外權要冒濫陞職○
禁各處鎮守分守內官不得進貢珍奇等物○躬耕
籍田宴羣臣視太學謁先師祭酒費閣率師生謝
上勑之曰朕惟自古帝王本綱常以致治必以學校
爲首務焉學校所以明人倫也孔子述經垂教莫先
乎此夫治本於道道載於經所當講明而體行者會
綱常何以哉朕躬行圖治惟古帝王是期爾師生其
亦以古之賢才自勵於經必究其精微之粤於綱常
倫理必盡其允蹈之功蘊之爲德行措之爲事業大
足以尊王庇民次足以修政立事罔俾濟濟之咏專
美有周則我明治化將與唐虞於變匹休矣欽哉○
初開經筵御文華後殿講臣早進講尚書孟子晚進
講大學衍義講畢賜宴及白金寶鈔自是歲以爲常
上每對講官語皆呼先生而不名○先朝李孜省
以妖術得幸伏誅及僧繼曉趙玉芝鄧常恩皆戍邊

○定禁文職奪情起復○

弘治二年詔起用先朝謫籍言官○六月京師大水詔錄囚徒求直言　帝勵精圖治蚤朝宴罷每遇言事封章輒嘉納之○撒馬兒罕道南海貢獅　上曰珍禽奇獸朕不受獻其卻之○詔京師凡有扶鸞禱聖驅雷喚雨捉鬼耳報一切邪術人等俱限一月內盡逐出城仍有潛住者有司執治王家及四隣知而不舉者連坐從左都御史馬文升奏也○禁鎮守內官及宗室之親夤緣乞陞武職○詔革武職冗員傳陞乞陞者五十三人○勑崇文門宣課分司止許稱般客貨其餘行李車輛毋得搜檢阻遏○令州縣遇民壯先是天順間令募民壯鞍馬器械官給免糧五升以資衣食至是下令選民間年力精壯者爲鄉兵大小縣每里二三名小州縣每里四五名春夏秋月操二次冬操三次遇警調集官給行糧餘照天順事例此舉得古寓兵於農之意

弘治三年彗星見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復勑彗星垂戒朕與文武羣臣當同加修省○戶部以水旱災請免直隸等處稅糧　帝曰國賦固有定法然歲有豐凶凶歲義當損上益下若必欲一槩取盈

倉廩則寔矣如病民何奏中所擬悉從之仍諭有司使貧民各沾實惠○詔舉懷材抱德之士送各衙門辦事○定預備倉糧州縣每十里以上積一萬五千石考滿官稽其積穀多少以爲殿最○命各處鎮守內官不得擅執軍職及受理詞訟○禁藩勲戚要之家無故奏討田土及受人投獻

弘治四年皇子生明年立爲皇太子○停止生員吏典上納事例○勑兩京三法司及天下大小問刑衙門欽恤刑獄

弘治五年用給事中吳仕偉言復開國功臣常李鄧湯等後俱爲指揮使○命禮部榜諭天下今後敢有私自淨身者本身併下手人處斬全家發邊衛充軍兩隣不舉首者同罪里老容隱者亦治罪不宥○勑兵部轉行所司凡逃軍有經三十年以上者悉免清勾從南京禮部尚書童軒言也

弘治六年 上念三謙功忠加贈柱國太傅謚肅愍立祠致祀○夏四月旱詔求直言○令定種馬之額歲上十萬匹取駒二萬五千匹高壯者留備用不堪者變賣價貯太僕寺

弘治七年詔禁內官服色毋許僭用蟒龍玄黃等衣

○令在京團營簡閱官軍操練以待有警○嚴學校考選

弘治八年保安內臣獻白鴉詔斥遣之○十一月以災異勑修省求直言　帝賜之勑有云官之崇者任固重官之小者責亦專凡爾有司莫非天職勿以一事不修爲無損勿以一民不獲爲不足憂勿以一郡一邑不安爲無害於治○三月皇太子行冠禮御文華殿受百官朝賀○命揭榜禁諭勳戚家侵奪民利者○令邊關種樹木

弘治十年春　上以累朝典制散見疊出未會於一乃勑內閣徐溥等纂修以本朝官職制度爲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爲目類以頒降羣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皆歸於職以備一代之制名大明會典逾六年始克成書又修歷代通鑑纂要○上御文華殿命司禮監太監韋泰至內閣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殿命左右取羣臣章奏付與看詳定擬批詞以次陳奏　上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畢發出中有切要章疏皆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答賜茶而退李東陽謂自天順末至今三

十餘年間嘗召見內閣不過一二語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因以窺天質之明睿廟筭之周詩庶幾都俞吁咈之氣象云○令揀選禁兵操練○令宣府東城及懷來城各置倉蓄糧○申嚴各邊世家攬納糧草之禁○皇太子出閣講學

弘治十一年清寧宮災詔求直言詔曰朕惟天道人事相與之機捷於影響甚可畏也邇者上天示戒朕心憂懼寢食靡寧慮有愆違上干和氣修省數日莫究所由茲特齋心竭忱遣官祭告天地太廟社稷山川爾文武羣臣有官守言責皆與朕共天職者宜各省躬思咎去垢滌污殫心竭力毋得因循怠玩者罔聞知凡百司弊政奸貪顯迹一應軍民利病皆直切指陳無有所隱以助朕勵精之治答上天仁愛之心綿國家億萬載靈長之祚災之次日昧爽遣內官召閣臣於左順門宣旨說昨夜清寧宮失火朕奉侍聖祖母徹旦不寐今尚不敢離左右欲暫免朝參可乎閣臣對曰宮闈大變太皇太后聖心震驚皇上問安視膳誠孝方切事在從宜即免朝一日可也乃始命免朝○定內外官朝見藩王禮凡郡王親王同一城者使臣止朝親王若郡王另居一體朝見經過者同

凡朝賀俱行四拜禮不叩頭止稱官銜不稱臣惟王府官屬稱臣叩頭其三司府縣所在有王府者朔望至府拜一行叩頭禮○令諸額辦錢糧各王府不得求○詔停止工役織造等事

弘治十二年星變 上謂侍臣曰比年災異迭見朕甚儆懼爾等職在輔導亦宜修省以答天譴○應天等處民饑劉大夏奏言光祿寺日辦卓面殺牲無慮數百損財傷物莫此爲甚盍省之以濟民 上惻然曰寧減膳而益民毋冗費而耗用即令裁減無名供億歲百萬計○命閣臣票擬文書自行書封密進不許令人代寫○申明武職惟嫡派子孫方許承襲之例○嚴左道惑衆之禁○定文官蔭子及祭葬例三品以上考滿官許一子或孫或承繼侄送監讀書內有未官而死或自以科目出身者補蔭一人如出身非正途或被劾閑住及病故年遠者不補其非三品曾侍從春宮講讀輔導有功者沒後子孫乞恩入監本部擬議請裁又奉使外國死王事者有蔭子入監之例亦須事狀明白情堪矜恤者其祭葬三品以上父母妻俱有四品父母止有祭若三品以上被劾閑住者祭葬俱無其三品被劾致仕及未及一考者止

有祭若二品以上妻俱受三品封父母止受四品封者亦止賜祭四品未考滿父母未封四品者亦無祭其賜祭壇數二品者二壇加宮保以上者四壇

弘治十三年問刑條例成先是法司苦累朝條例繁多 上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大臣刪定畫一頒中外行之內禁濫報邊功私騎官馬黃船販鬻私貨漕船附搭勢要財物及鎮守等官頭目非奏帶者不得報功皇城守衛官旗故縱直軍十名以上降級六條○申明旌舉不當連坐舉主之法○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議政事○申明取沿邊材木之禁○賜歷代名臣奏議五府九卿詹事府等廷臣國子監翰林院併科道官各一部

弘治十四年申嚴運軍私帶食鹽之禁○命建忠義廟祀文天祥于廬陵縣

弘治十五年令王府但係娼及不良婦所出俱不得請封

弘治十六年 上命大學士李東陽祭告孔廟還以所經天災民瘼奏聞詔議行之○命內閣撮取通鑑綱目續編節要繕寫進覽○命減蘇杭織造三分之一○令武職願赴邊報效者不得一槩濫許○停止

太倉州織造洗白苧布○申嚴惜薪司等處刁徒攬納柴炭之禁

弘治十七年停止福建尋訪鷓鴣竹雞白畫眉紫山鵂等禽鳥○三月太皇太后周氏崩先是成化朝議錢太后祭葬已有他日周太后祔葬祔廟之說至是劉健等言先朝事有難處臣子姑爲將順今合再議於是詔禮官會議　上曰宗廟事關係綱常豈可毫髮僭差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母正位中宮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後來將何紀極第事有難處行之則禮未安不行則違先帝意朕思之夜不能寐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尤重卿等其爲朕審處焉禮官既得　上旨於是請別祀於奉慈殿疏上　上喜曰大禮深恩並行不悖矣中外翕然稱合禮云○明年天下官當朝覲勑諭吏部都察院考察朝覲官宜預行知會撫按令從公開報考語爾等備細參詳精白一心秉持公道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因召劉大夏戴珊入對面賜褒勞各白金二錠○申嚴勳戚家人倚勢擾民之禁○詔京官六年一考察著爲令○命革無名爵賞并禁治貪酷官吏

○ 上御煖閣詔召大學士劉健等議邊事 上曰虜情譎詐可審切譯大通事且無使近前又曰關邊糧草須與該部說用心整理皆應曰諾健奏曰京營總兵須要得人須用曾經戰陣者 上曰未必要經戰陣但要有謀畧耳東陽曰聖諭甚當有謀畧與經戰陣者兼用乃可但京營官軍有名無實前年選聽經一萬及再選一萬便不能及數矣 上曰軍數須管軍官撫恤不可剝削東陽對曰誠如聖諭但近年官軍做工太多既累身力又賠錢使用外衛輪班皆過期不至正謂此耳 上曰宣德以前軍士皆不做工內官監自有匠人東陽曰皇上明鑒朝廷養軍本以拱衛京畿豈爲工役今後工程乞爲減省養其銳氣庶緩急有濟 上曰然又曰壩上強賊十分猖獗可令劉大夏設法擒捕北山又有靠山王者據險爲惡聲勢近地不可不除此患健曰昨兵部奏差指揮二人領官軍五百正爲壩上強賊而一應諸賊並在其中矣 上曰先生輩是腹心大臣有事須說如昨日所進揭帖不說時如何得知既而虜寇大同上召健等至煖閣袖出大同鎮巡官軍奏言虜賊勢重近殺傷墩軍乞增兵補馬情詞甚急 上曰墩軍皆我

赤子乃敢殺傷可選京軍三萬定委將領即日起行
健等俱言京軍不可輕動說在劉謝傅中又見劉大
夏傳居亡何又召輔臣至煖閣　上袖出大同總兵
吳江本授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
太重恐邊將輕易敢吳殺之端健曰臨時用軍法自
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効死何以取勝
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諾若命大將出師勑書內方
有軍法從事之語又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
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重處治如此亦可東
陽曰此事若不說起何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却
恐號令從此不行健曰只以是字荅之足矣　上曰
總官兵既奏了一場若止答一是字亦不爲重外邊
視奏詞亦不甚着意須把旨意說出乃爲重耳謝遷
曰今聖諭批荅只用一是字爲宜且軍法亦不專爲
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　上曰然可去整理
停當明日御文華殿日講次日復召輔臣入見　上
曰令李榮來說昨日講陳善閉邪陳字解作陳說不
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健曰昨李榮又
說以善道啟沃他他字不是　上微哂曰他字也不
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

上原有的不是添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徤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　上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祗承聖意　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講官不必顧忌昨所講似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爲不若啟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徤等叩謝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說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盖經筵講章自數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諷未嘗少忤及聞此諭益知　上意所嚮云○御午門讞審大獄先是致仕指揮楊茂詐爲公文告革職指揮張斌使其孫都指揮天祥掩殺虜人以開邊釁　上命大理少卿吳一貫錦衣指揮楊玉往勘問擬斌造謀殺人罪斬天祥從而加功絞既奏得旨天祥上疏訟寃尋死于獄詔逮斌等至京併勘問官於午門外親鞫之　上曰彼虜人也殺之何罪而當死衆皆諉于一貫玉謂臣武人不知書律惟一貫是從　上曰汝武人不知書律然亦知人之有死乎問一貫對曰臣等固嘗疑之　上曰罪疑則當從

輕何以從重皆語塞不能對戴珊從容奏曰一貫等
擬議失當無所逃罪然亦無私於是天顏頓霽斌事
得白茂盜用印信罪絞天祥仍紀功○召戶兵工三
部臣於奉天門諭之曰方今生齒漸繁而民間戶口
及軍伍匠役日就耗損此皆官司不能撫卹暨清理
無方以致逃亡流移脫漏埋沒其弊非一爾該部又
不能悉心究治因仍苟且徒事虛文可謂慢事矣宜
各從長議處以聞

弘治十八年當大計召吏部尚書馬文升左都御史
戴珊至煖閣前諭之曰卿等考察朝覲官宜預先訪
察秉公黜陟御史開報賢否揭帖不可盡信往年嘗
有奏擾者卿等仍須用心斟酌期於至當又謂文升
曰卿聽得否蓋以文升年老或重聽故復申飭之文
升對曰陛下留心政務宗社蒼生之福也　上命左
右扶文升下階而去○禮部欽奉聖諭朕方樂聞讜
言除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
切於治體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
白來說朕將採納焉○戶部主事李夢陽疏論外戚
張鶴齡招納亡賴罔利賊民疏入宮中切齒　帝下
夢陽獄尋釋之召鶴齡切責欲加之罪鶴齡免冠觸

地移時乃解既而劉大夏被召便殿　上問近日外事若何對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懽呼　上曰夢陽本內張氏二字左右謂其語涉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及鎮撫司具獄詞以請朕試問之左右皆言此人狂妄宜杖朕揣知此輩一命之杖必致死地以快宮中之怨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自是　上益留心政務日御經筵屢召輔臣至煖閣或至平臺議事奏批答面盡曲直凡有啟沃悉見施行一日御平臺燕見劉健等袖出數疏論地方盜賊大臣進退及錢法鹽法禁馬法明日即降旨整理仍命坐賜茶有藹然家人父子之風又命吏部兵部將文武正官姓名履歷開寫以備觀覽　上既明習國事議論層出或累數十言臣下欲盡一二語至無間可入當是時臺閣多賢部院得人相與共熙至治是以一十八年之間臣民仰戴中外稱慶有洪宣之風○夏五月　上不豫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榻前受顧命親執健手永訣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對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爲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御醫勸進藥不荅又謂健等曰朕爲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爲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急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羅䟦榻外　上曰授遺旨命就榻前書之又謂健等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勸請他出來讀書做好人健等皆叩頭曰臣等敢不盡力遂出調旨傳禮部行之次日　帝崩頒遺詔先是上以久旱憂切于心欽降勑諭頒寬恤十五事一內外重囚情可矜疑者令問刑衙門奏讞一內外緝獲強盜妖言奸細多有貪功罔利及戳翻之徒誣陷重罪令問刑衙門從公研審如有寃枉即與辯理一監追贓物囚犯有年久家產盡絕者查奏發落一做工未滿囚犯例該發遣者俱免做工一京營官軍俱免做工不急工程悉皆停止外衛上班違限官軍五月內到者俱免罰班問罪一逃亡匠役俱許自首免罪弘治十七年以前災傷地方失班人匠俱免罰工一京邊騎操及各巡塲牧寄養馬匹倒失虧欠買補追賠未完者量爲寬免一各處稅糧并額辦坐派物料弘治十六年以前小

民拖欠者量爲寛免一各衙門科派物件具奏減免
一各處解納錢糧內外管事人員需索使用以致上
納不及數多該部查議裁革一各處欽賞莊田有自
收籽粒管莊人等分外需索逼民逃竄令有司徵收
送用一南京運送馬槽馬樁等物勞擾軍民悉皆停
止令在京送用一各王府及鎮守等官貢獻方物勞
擾道路除舊例外悉皆停止一各處盜賊有因饑寒
失業嘯聚爲非者所司出榜曉諭許其自首免罪一
內外府州縣養濟院令戶部及撫按官申明舊例乞
養貧民嚴督所司收養已令內閣視草會　上不豫
不果令載入遺詔謚曰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
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葬泰陵張皇后嘉靖
初崩謚曰孝康敬皇后孝宗二子長武宗次蔚王
譚希思曰孝皇玄默恭脩誠明內蘊禮隆郊廟養
極宮闈講筵勤經史之功苑囿絕畋遊之好尊禮
儒臣信任六卿畏天戒則求直言志恭儉則減上
供思便民則疏錢法修兵政則選民壯修大明會
典問刑條例則典章備矣閉加峪關絕西域貢占
城請討安南不許則武不黷而民不傷矣維時名
碩效用賢哲宣猷若秦紘鄧廷瓚楊一清爲總督

許進楊繼宗戴珊陳壽爲巡撫王恕耿裕馬文升
劉大夏何喬新彭韶韓文張敷華周經爲尚書張
悅林瀚吳寬王鏊謝鐸爲侍郎張元楨楊守陳羅
欽順在翰林徐溥劉健丘濬李東陽謝遷直內閣
彬彬然眞一代之選也至顧命得人從善如圜三
代以來不多得者十八年之治眞高帝同符哉
童時明曰維我　敬皇講學勤政知人善任一時
君臣相與召諫引見面賜清問眞有魚水之懽使
天祚之以年而得以醞釀至治奚成康之足云矣
之何奪之速也遐哉芳軌今不可得見矣

武宗毅皇帝本紀

武宗毅皇帝　孝宗太子張皇后所出也　孝宗崩
太子即位年十五歲改元正德○兵部言各門門官
太多科占軍士請遵詔旨一切裁革又奉勑清查騰
驤四衛軍士詭冒食糧者一萬三千九百有奇皆發
原衛及京營操練自後內臣所進用者必兵部驗送
而後廩之五年復籍其人而覈其數著爲例
正德元年耕籍田○册立皇后夏氏○禁官員人等
勿得用玄黃紫三色民庶之家不許用紗羅紵絲○
令京官三品以上用大扇四品以下止許用散扇遮

日○王府祿米多預支及病故輒乞免還官有旨今後祿米俱按季關支未及期而支者巡按御史究問以聞

正德四年九月兵部侍郎胡汝礪丈量過公侯伯指揮等官張懋等莊田地共一千八百餘頃得旨公侯伯等官既有常祿在外莊田徒使利歸佃戶家人即今邊儲缺乏各官豈無憂國足邊之心查出土地宜照例起科革去管莊人役各家願自種者聽不願者撥與附近空閑舍餘種納還量地利厚薄以定則例令各邊查出地土視此令行之○湖廣巡撫王綸以歲累侵預備倉已竭欲勸富民納粟賑濟有不從者疏聞究治上曰勸借臣收荒權宜之法但近年逼迫太甚民情不堪其令鎮撫官再行斟酌須富室樂從不可強之

正德十年神武右衛副千戶王玉以報獻銀礦不實坐斬效獄中其子生員銘請襲職兵部言玉未決而效若銘得襲何以懲惡遂謫充本衛軍

正德十五年寧王宸濠反王守仁起義兵擒之江西平

正德十六年三月上不豫三月十四日崩壽三十

一歲無嗣遺詔興獻王長子嗣位謚曰承天達道英
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葬康
陵夏皇后嘉靖十年崩謚曰孝靖毅皇后

童時明曰臣聞之老生　武宗朝閩中諸生衆喧
捶死鎮守洎人上聞不罪諸生及巡南都每見國
子生則恭已斂容謂此輩能議論人主過失跡此
二事豈不足用爲善者哉特以嬖佞盈朝政在臣
下故無一善政足採耳嗚呼劉謝不去奄邪不用
則正德之朝將與弘治爭烈矣小人之誤人國也
如是哉

世宗肅皇帝本紀

世宗肅皇帝　睿宗獻皇帝長子也獻皇帝者　憲
宗第三子孝宗庶弟邵貴妃所出初封興王就國安
陸先是正德二年八月黃河清寔　帝誕生之期正
德十六年三月　武宗崩無嗣廷議以興獻王長子
倫序當立乃譔爲遺詔曰朕承祖宗丕業惟在繼統
得人皇考　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聰明仁孝德
器夙成倫序當立遵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
請於慈壽皇太后遣官迎取來嗣皇帝位於是遣大
學士梁儲等齎詔金符趨迎　帝迎於國門外既得

詔已乃登座受詔符朝羣臣四月壬午辭園寢癸未發安陸　帝母蔣妃戒曰吾兒行荷重任毋輕言帝涕泣曰謹受教慟哭駕行民人老幼徘徊攀送輦道所經屏絕諸王有司餽獻命從官約束藩衛毋擾民至河南有父老撑舟者曰昔我聖天子初生之年此河清三百里者三日當時謂黃河清聖人出今果然矣內閣楊廷和擬儀狀由東安門入　帝覽之謂從官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此狀云何夏四月癸卯至京師乃御行殿受篆由大明門入日中即位時久旱俄而大雨沾溉頃復開霽景象一新識者知爲中興文明之兆云翼日詔曰朕承皇天眷命屬以倫序入奉宗祧四月二十二日祗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惟我皇兄大行皇帝運撫盈成業承熙洽勵精雖切化理未孚中遭權奸蒙蔽竊弄政柄大播凶威朕在潛邸已知非皇兄之意茲欲興道致治必當革故鼎新率由舊章敬承先志自惟涼德方在冲年尚賴親賢共圖新治其以明年爲嘉靖元年大赦天下與民更新凡正德間冒濫軍匠傳陞乞陞監織榷稅盡行釐革直言貶戍諸臣存者擢用亡者贈蔭言逋悉蠲仍免元年田租之半查革濫受武職共三千一

百九十九負積年宿蠹一旦頓清江彬朱泰寸凡誘武廟爲非者俱伏罪天下鼓舞快覩翕然望至治焉

○乙巳視事於西角門百官行奉慰禮○丙午 上諭閣臣曰朕入繼大統雖未敢顧私恩然母妃遠在藩府朕心寔切戀慕可勅遣宮奉迎併宮眷內外負役咸取來京於是遣司禮太監秦文等捧箋詣安陸奉迎聖母初 上在途思離聖母輙涕泣故登極三日即有是命○勅諭禮部議上大行皇帝尊謚即勅禮部會官議典獻王圭祀及封號以聞○存問先朝元老韓文謝遷楊一清王鏊等○羣臣會議大禮楊廷和欲考 孝宗而叔興獻王以崇宸王爲興獻後 上曰父母可互易若是乎此事體重大其再議禮官備錄程頤議以上 上復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廷和等乃錄魏明帝重大宗詔以上因入見力言之 上曰朕奉大統非所願獨謂庶幾得尊崇父母爲至榮今若此徐之需朕意少釋乃可廷和退復手勅諭之曰朕受祖宗鴻業父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嗣又不得徽稱謂罔極恩何廷和持不可會張璁抗疏言叔興獻王非宜議未定○詔錄從龍功○詔封閉雲南大理府新興等礦場不得妄啓○詔京

師內外非營軍邏卒不得挾弓矢○詔賞各邊軍官
○命縱內苑所畜禽獸仍禁天下不許進獻○勑禮
部曰朕惟講學修德帝王首務宜御經筵於是始開
講○九月聖母至通州　上命備法駕儀奉迎禮部
請用王妃鳳轎儀仗　上不聽命錦衣衛治母后駕
儀聖母聞朝議以　上爲慈壽皇太后子曰安得以
我子爲人子及從駕諸內臣迎見聖母曰爾輩已極
寵榮何與獻王尊號猶未定也因留通州不肯入
上聞之涕泗交頤啓慈壽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舉
朝惶懼不知所爲既而御平臺召輔臣面諭曰至親
莫如父母勉爲朕稱帝后輔臣對曰臣願陛下爲堯
舜不願陛下爲漢哀帝　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輔臣語塞　上又曰爾輩無君乃欲使朕無父乎
不悅而罷聖母至京部議俱不聽斷由大明中門入
下御劄諭曰罔極之恩無由報其勉承朕命朕考稱
帝聖母稱后羣臣持議不決
嘉靖元年詔革南京錦衣江淮等衛水軍馬快船隻
管運內官假托虛肆等弊又詔減歲供內府鹽課之
數○選汰內府各監局缺員悉依祖宗故事○京通
二倉及臨徐淮德各設督監內臣悉取還京裁革館

印○毁括大能仁寺及玄明宮佛像金屑一千三十兩悉給商以償宿負○詔禁額外貢獻○四月内官監奏請修理内教場房屋部議以財匱爲言　上曰然各處地方艱難軍民困苦財力匱乏不急工程一切停止毋得生事害人○詔革借薪司柴炭加耗○禁奄人弟姪勿得陳乞錦衣官以撓國是著爲令○停止浙江織造生綾八百餘疋○九月冊立皇后陳氏○命科臣查覈皇莊投獻占據者盡以畀民併革皇店皇鹽等弊○諭禮部曰祖宗表章六經勑崇正學欲成正大光明之業近年士習詭異文詞艱險有傷治化行督學禁諭○十一月太后邵氏崩后　憲宗貴妃也生興獻王尊爲壽安太后楊廷和議哭臨一日十三日除服　上不從命以二十七日如期禮官請素服御西角門　上曰朕哀慕方切安忍爲此○南京都御史乞損兩關内臣　上曰内臣榷稅必滋侵漁其命主事監榷而御史會計所需給之内臣勿預

嘉靖二年南畿饑詔發大倉銀二十萬拆漕米九十萬往賑

嘉靖三年大禮議成尊興獻王爲睿宗獻皇帝蔣妃

爲章聖皇太后祔祭太廟祭告天地宗社布詔天下
曰人君爲治本於孝道聖人論政必先正名孝在篤
親名貴循實朕本　憲宗之孫　孝宗之姪恭穆獻
皇帝之子皇兄　武宗上賓之日仰遵祖訓命朕嗣
皇帝位受天明命于茲三年矣尊稱大禮屢命廷臣
集議輙引漢定陶宋濮王爲據漢宋二帝嘗立爲子
朕則入奉宗祧與爲之後者不同是豈徒禮官之失
亦朕冲年未能決擇之咎也朕祗承九廟尊養兩宮
正統大義未嘗有間惟恭穆獻皇帝章聖皇太后朕
之父母也劬勞之恩昊天罔極雖位號已隆而名稱
未正因心之孝良用歉然今告於天地宗廟社稷
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　恭
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各正厥名倫
序允協慮天下臣民未能周知特茲詔諭以申朕拳
拳孝養之誠○重修明倫大典書成
嘉靖四年詔天下曰昔者孝未遂於尊親事多拂於
天性君臣之際未免少乖舉措之間或多違戾今舜
倫攸叙大禮告成朕方欲同心以和典禮之衷敬事
以建臣民之極爾內外諸司百僚務宜體朕之意有
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凡舊章未復弊政

未除人才未用民生未安邊備未飭軍需未充一切有補於政理利於軍民者一一條具奏聞朕將舉而行之期於得萬國之懽心致天人之交助以成至治以全大孝則朕之志於是乎可慰矣○頒示獻皇恩紀含春錄并　帝所製詩序於羣臣恩紀藩邸受錫予之恩含春大內所作也○光祿少卿孫鏜言上供器皿多留中不發　帝曰光祿供應器皿俱係小民脂膏造辦甚爲可恤既在宮者令盡數發出以後每日照原進數發與該寺官厨收領仍令本寺官用心查考出入有損失少欠指寔參奏

嘉靖五年　上日事經筵講解經義多所剖晰○上御書十二字曰法祖安民奉天行道福善禍淫頒示輔臣○畿內大饑命郡邑倉庾悉以發賑不足則發通倉降諭曰四方災異非常非下民之孽寔朕不德致然朕甚懼之○海西弗提衛進小豹子却不受仍治遼東都指揮違例濫收之罪

嘉靖六年山東河南大旱勑求直言且諭輔臣曰卿等亦各盡言以體朕憂又諭羣臣曰朕思民瘼多艱情狀難一匹夫匹婦容有不被其澤者其令四品以上及科道條例以聞○六月京師雨錢○命有司查

天下僧道無度牒者盡爲革除還俗當差自今永不許開度及私剃寺觀庵院犯者罪無赦○詔禁獄吏用法深刻致戕民命者即黜爲民永不赦○命革三經廠及外二寺齋醮先是聖壽節司禮監請於各處建齋設醮祝延聖壽上謂輔臣曰朕思每年初度請於朝天等宮建醮祇壽夫人君欲壽豈齋醮能致果能敬事上天凡戕生伐命之事一切致謹則必得壽奚齋醮爲今將內三經廠及外二寺齋醮悉行革去止朝天宮如故夫革三經二寺之齋者省一分有一分益之意存一宮之醮者蓋爲春秋祇報計耳此意欲言已久恐人譏朕偏向特與卿等言之庶見崇正之意○命議鹽法錢法　上諭戶部曰鹽課接濟邊儲泉貨流通民用俱當今急務邇來鹽法之壞由于私鹽盛行官鹽阻滯錢法之壞由于私鑄者多官不爲禁其速議區處禁約事宜以聞○　上御經筵留心書史講畢諭內閣令日輪一官將經書通鑑撮其有關君德政事與修省之道者直錄其義以資其所未曉大學士楊一清以經書淵微通鑑繁浩宜講大學衍義語具一清傳中　上乃命工重刊大學衍義親製序文冠諸首御製五言古章一詩寫示內閣依

韻恭和總集成冊名曰翊學詩
嘉靖七年元日甘露降長泰縣撫臣奏言皇上仁愛
天降禎祥上曰甘露呈祥以朕仁孝感格則豈敢當
惟奉天庇民以荅靈貺耳○　上政暇喜爲詩文楊
一清上所擬元宵詩呈覽內有愛看氷輪清似鏡之
句　上以爲類中秋詩改云愛看金蓮明似月一清
疏謝以爲曲盡情境不問可知其爲元宵作矣聖資
超悟殆非臣下所能及也○陳皇后有疾后父陳萬
言奏請乞睿臣妻冀氏入宮視之　上以疏示輔臣
曰朕惟外戚自古未有入宮禁者假言視疾多窺伺
朝廷在彼爲得計在君爲墮計皇后作配朕躬良醫
妙藥豈無治病之具何謂不見親人不能痊愈乎朕
不敢狥私縱外戚入宮蓋不如是恐無以範後世也
○有詔停止納銀入監事例蘇州猶起送生員方世
儒至京戶部以爲言　上曰納粟係一時權宜本非
正途矧令京宮及方面子弟增銀告納是導之貪也
剝民害國將靡有止極殊乖政體久已停寢何得違
例起送世儒遣歸給還原納銀兩該承行官令撫按
官治罪○命縱放光祿寺所給養鷹隼田犬招佃牧
馬按鷹田土已而命奉先各殿薦食止依會典所載

用鹿兎雉鴈其鷁鴉鶺鴒野麂不用○御製敬一箴及五箴註詔各府州縣學立石鐫刻○御製思企顏曾十六字箴頒賜曰卓爾之見一貫之唯學聖君子勗哉力爲○勑製忠靖冠服○皇后陳氏崩冊順妃張氏爲皇后

嘉靖八年二月不雨　帝祈雩不應因製自咎說示羣臣使知警惕○近臣有言凡事命官集議各分黨與請止之　上曰國家用人行政欲采公論集衆思其預議大臣務秉忠誠勿符同遷就以誤國事耳何可已也○詔革各省鎮守太監從大學士張璁議也百年大患一旦蠲滌遠近鼓舞

嘉靖九年頒太學衍義於廷臣○山西大饑　上命部院咨議安民之道以聞命都御史乘傳往賑親召至御前面訓責成○修祀儀更定郊祀禮分建南北郊壇○改奉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爲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設木主盡罷公侯伯諸封爵改稱大成殿爲先師廟

帝視太學弁服行四拜禮○始建歷代帝王廟於京師更定帝王并從祀伏羲神農黃帝金天高陽高辛

堯舜禹湯文武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凡十六
主分五室兩廡名臣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
伊尹傅說周公召公太公召穆方叔張良蕭何曹參
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
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凡三十三人
又於文華殿奉伏羲神農軒轅爲皇師陶唐有虞爲
帝師禹湯文武爲王師九聖南向左先聖周公右先
師孔子東西向先是有釋像悉撤去之每歲春秋開
講先期一日上皮弁服拜跪行釋奠禮
嘉靖十年春湖廣守臣奏上顯陵甘露顯陵者獻皇
帝陵也上頒賜羣臣御製欽天記頌以示後世○
行籍田○春分行朝日禮於東郊○召大學士張孚
敬尚書李時於西苑視蠶壇賜酒飯珍餌御製視穀
祗先蠶壇位賦手授孚敬曰朕偶有作卿等刪潤和
之以寓儆戒之意明日二臣進和并裝成帙名咏和
錄　上復諭孚敬曰朕惟君臣之際固不可不嚴此
在朝當愼若燕處則猶家人漢文帝前席賈生迄今
以爲美談君臣不交治功不成今朕與卿若臣同遊
仰遵聖祖丕訓○八月行夕月獻○無逸殿幽風亭
成書周書無逸篇御製文記之○詔革南京各監局

軍匠之冗濫者仍以存留之數著爲例禁所司不得
朦朧勾補
嘉靖十一年　帝念開國元勳如常遇春等有功無
過其後不得世爵甚非　高皇帝報功意於是詔復
遇春及李文忠鄧愈楊和耳孫俱爲侯舉廢國繼絕
世天下翕然歸厚○三月策士奉天殿　帝曰文體
有關國運近者經士制義艱譎誠爲害治今歲務拔
大雅勿尚奇僻
嘉靖十二年御史馮恩論吏部尚書汪鋐罪過坐死
恩于行可於長安街刺血書疏自縛闕下請以身代
上覽疏惻然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其貰之遂
減戍○三月視太學○五月　上御環碧殿召輔部
臣張孚敬等賜茗閱馬嘉樂館觀花木賜酒饌蟒衣
飛魚服御製古樂府七言律二章賜侍臣命和之明
日幸西苑召輔臣同遊已而御清馥殿翠芬亭賜茗
酒錦囊詩扇紅藥花製古樂府七言絕五言絕各一
章命和之○秋八月皇子生廷臣以赦例請　帝曰
仁義恩威不可相揜卿孚敬嘗言赦爲小人之幸此
言恐不可食不聽越六十日皇子卒謚哀冲太子
嘉靖十三年命繪漢文帝止輦受諫圖於文華殿之

精一堂○三月視太學釋奠先師進諸生橫經布講
諭以敦本務實勿徒詞章爲事學官賜帛有差○廢
皇后張氏册立德妃方氏爲皇后○五月幸南内御
重華殿召輔臣同閱祭器賜扇及酒饌復出　宣示
閱輿地圖詩及御和詩各一章示之○七月重書九
朝寶訓及實錄建皇史宬於重華殿西貯之○加張
孚敬桂萼宮保時方有事郊壇二臣請候廷謝畢乃
敢受命上上曰古者人君接大臣無時上下乃交翌
日扈從齋宮即可出謝不必陛見○　上御文華殿
西室面諭張孚敬命閣部大臣各以經書大旨一章
講解之要以修齊之寔啓沃之誠切於身心政事風
俗民情爲目前緊要者來陳勿相通謀人各自獻其
誠庶不負朕所望越數日諸臣乃各撰次講章以進
○詔行三途並用法諭部臣考祖宗朝科舉歲貢薦
舉並用事體廣求人才以備任使於是舉洪武十九
年以後弘治十一年以前故事令天下有司訪求懷
材抱德經明行修爲鄉評所重伏在岩穴者撫按兩
司覈實送部量行擢用狥私濫舉者罰舉人歲貢才
德出衆屢行薦剡者一體擢用京堂方面　上因曰
三途並用祖宗良法近來專務科舉之學偏重進士

之途以致人尚浮詞不修實行蠹國害民者在在有之今後三途並用必求得人以稱朕任賢澤民之意○命革內外吏胥遞役例錢仍行各撫按通行禁革著爲令○詔行墾田勸課之法于天下○南京提督織造太監李政奏請添官織造　上怒其煩擾下南京法司逮問

嘉靖十四年三月廷試進士內閣李時等取中十二卷進呈內上卷六下卷六上覽畢批荅曰上一卷正合策題夫周道善而備朕所取法其上三卷說仁禮爲用夫仁基之禮成之亦甚得題意其上四卷論仁敬夫敬而能仁他不足說可以保治矣其上二卷畧泛而滯於行其下二卷却似讜直雖與題不合言切時事故朕取之可二甲首餘以次挨去蓋自有制科以來朝廷策士未有親承聖問躬自披閱如是舉者禮部因請以聖諭參列登科錄篇首禮部又請考庶吉士以故事聞　上詔以文華殿大門外親出御題考試○夏四月詔薦新麥賜百官麥餅先是例于四月八日賜百官不落夾蓋相沿佛氏之說也　上令俗事宜革去因諭曰禮記月令篇謂是月麥先熟以薦寢廟今可取此義歲以孟夏五日薦內殿仍具米

食造如舊曰麥餅賜百官食自是歲以爲常○大興
隆寺災　上曰寺既毀永不復併大慈恩寺一應修
齋盡行革去○詔旌表節孝以勵風俗○上與輔臣
從容論在廷諸臣曰王廷相賢矣梁材甚正聶賢尚
健恨秦金衰耳汪鋐無定見考察多枉李時曰鋐近
在部多與霍韜爭辨　上曰若辨鋐猶達時宜使韜
掌部事將益敝又曰張孚敬忠誠有才畧但不恤人
才耳人咸服　上藻鑒○　上御無逸殿東室召閣
臣至曰今日服朕出遊召卿等來庶幾君臣同遊之
意因命觀東壁書無逸篇北壁則皇考所作農家忙
詩　上跋其後幽風亭東壁書七月詩北壁則　上
所咏幽圖長句　上曰朕志在恤民即今工作甚非
得已奉天奉祖皆當營建過此即無事矣　上又言
恤民在用賢宏曰聞陛下與李時評品羣臣甚當
上曰朕在內僅得其似耳卿等有見不可不盡朕簡
用或未當仍須執奏乃命賜酒飯以出○　上欲謁
陵諭侍臣曰朕非弱支人上戴皇天隆眷嗣續祖宗
大寶仰列聖陵寢禮當躬謁皇祖皇考道所不及各
命官奉朕孝意祭告天壽山長陵等七陵朕躬叩拜
西山皇高祖妣恭讓章皇后皇曾叔祖景皇帝陵所

亦展拜一次庶慰朕追感之情既又諭茲修謁陵之禮必一同奉聖母行又后妃宮眷當從俱令禮部具儀以請於是二十一日聖駕發京出德勝門次沙河次日至天壽山　上初至陵下立行營門首祗候聖母駕至親侍降輿以入百官咸覩仰贊聖孝之至云明日謁長陵登長陵明樓拜陵碑次謁獻陵景陵又明日謁裕陵茂陵泰陵康陵又明日駕發詣西山謁恭讓章皇后景皇帝陵禮畢駕還先是　上駐天壽山召郭勛夏言諭曰適過沙河一帶見居民甚少野無農事此地祖宗園陵所在甚切朕心今日昌平州官率耆老生徒來見宜有詔諭是夕即自草勑稿遍下二鼓復召李時捧出因問時曰七陵在此須人守護卿等何如處之時曰昔丘濬曾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為南昌平為北分薊州保定為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以護京師今若於昌平添設一總兵南護京師北護陵寢增設軍馬自爾居民稠密　上曰卿等可勘議以聞初　上至行宮奉聖母觀九龍池巖下設一黃氊殿以奉聖母　上坐胡床巖樹下在聖母帳殿之側張小蓋召勛時言侍左右復引觀龍池泉賞祀陵回奉聖母泛舟西湖觀玉泉山　上製行舟

次序圖諭示言等既而賞亳從功俱鈔幣夏言進御詩曰百年不覩朝陵駕父老歡呼識漢儀春日沙河河水上千村花柳映龍旂蓋謂本朝謁陵之典自宣宗後五朝不復舉歷百二十年也

嘉靖十五年端陽節賜文武百官宴於奉天殿宴畢上幸西苑賜輔臣艾虎花絲百索牙扇等物復至水坎御龍舟命輔臣各乘舟給酒饌漿近龍舟而行自焦園迤邐至澄碧亭登岸復宴無逸殿盡懽而罷翌日輔臣表謝云自宣宗賜蹇義遊萬壽山楊榮同遊西苑今僅再見云○除禁中佛殿先是禁內舊有大善佛殿中有金銀佛像併金銀函貯佛骨佛牙等物帝欲撤其殿建皇太后宮命郭勛李時夏言入視基址言請勅有司以佛骨瘞之中野以杜愚惑帝曰朕思此物智者曰邪穢必不欲觀愚者以爲奇異必欲尊奉今雖埋之將來豈無竊發乃燔之於通衢燬金銀佛像凡一百六十九座頭牙骨凡萬三千餘斤誠千古快事哉○冬十月皇次子生○冬十一月九廟成以　太祖爲始祖　文皇帝爲世室皆百世不遷定五歲禘祀皇初祖於太廟以　太祖配立春特享祖宗於羣廟三時合享於太廟季冬大祫

於太廟皇考止舉時祀○作聖濟殿祭先醫之神○
京師及永平保定諸處俱地震有聲如雷　上諭禮
部曰朕懼上天警戒宜即加修省自今日始青衣黑
帶靜處三日露告於天其遍示文武羣臣痛加修省
嘉靖十六年春正月皇三子生杜康妃出是爲　莊
皇帝
嘉靖十七年春　帝祈穀於大祀殿○甲子大雩
帝躬禱雨御製祝文褻之不應復於宮中默禱已已
大雨沾足羣臣表賀○帝欲舉明堂秋報禮改建大
享殿奉　太宗爲成祖獻皇帝爲睿宗配享宴羣臣
於謹身殿○冊立皇次子爲皇太子○詔禁天下學
校師生若有創爲異說詭道背理非毀朱子者許科
道官指名劾奏
嘉靖十八年章聖皇太后崩　上諭羣臣曰朕惟孝
子事親送終爲大朕將與左右大臣同閱山川於是
駕幸承天府祀顯陵　上悲思瞻敬再製顯陵歌越
十日回鑾製思恩賦念所經供億良苦賜免承天府
田租三年湖廣十之四河南十之三次滎澤發行帑
白金二萬兩賑饑民○詔劉基後復爲伯如常李鄧
湯例

嘉靖二十年五月太廟災詔曰邇者宗廟災變朕心震驚幾欲自投火中以謝祖考極宜嚴加痛責克自抑畏仰各文武大小衙門務陳直言以匡不逮其有關於國體民瘼者勿恤讜論毋事彌文以應故事而已

嘉靖二十二年詔各撫按等官通將所屬大小官員課第殿最彙造揭帖封進吏部以備朝覲考察黜陟永爲定制○詔禁士民冠服之詭異者○詔先聖帝王陵寢所在令有司致祭○夏久旱　上禱雨於雩壇是日雨百官表賀　上曰天降甘澤朕心感仰卿等其竭誠輔道遂製感雨詩頒示羣臣

嘉靖二十三年詔革錦衣幫工軍餘希求恩澤者著爲令○諭令各省守巡官徧歷所部察吏治閱城池治奸豪恤孤寡

嘉靖二十四年詔中外嚴禁侈靡○詔天下有司招撫流移復業給與牛具種子俟年豐抵還有能開墾閑田者蠲賦十年○命戒教坊謔戲○詔諭廣東看守珠池太監不許干預地方事○詔定各邊軍馬器械令巡按御史閱視畫圖帖說以聞著爲令○詔申飭諸司守令賑恤災傷果能先事儲蓄及時賑貸全

活衆多者奏薦陞擢

嘉靖二十五年諭禁凡被論官毋得攻擊論者

嘉靖二十六年朝覲官陛辭賜之勑曰朕纘承不基撫御方夏二十六年于茲任大責重宵旰兢兢永惟四方萬國豈予一人所能徧察所冀承流宣化與我共理者其惟諸藩臬羣有司乎爾天下來朝大小官員除不職者已令部院以法降黜外爾等仍還舊職其各仰體朕奉天保民圖登至治之意惟仁以愛民勤以建事忠以體國廉以守身斯爲稱職無黷貨以肆無淫刑以逞無阿諛以干進無欺詐以飾名有一於茲是以傷和害治國有嚴憲將不爾貸爾等其勉之戒之○諭吏部遴選邊方督撫不時舉刺更立銓格○皇后方氏崩

嘉靖二十八年三月皇太子冠尋薨謚莊敬太子○詔撫按官嚴禁僧尼至戒壇說法違者收捕四方遊僧捕解原籍當差○深冬無雪　上躬禱洪應壇令百官青衣辦事勿慢

嘉靖二十九年春久不雨　上曰去冬無雪今春不雨凡百日如再及半月麥禾皆失潤溉朕躬禱爲民卿等以上下相關百官亦當修省恐應天不可以虛

文也越三日大雨○重修大明會典成○詔裁革太常寺厨役樂舞生冒濫之數樂舞生量存一千五十三人厨役量存一千三百名

嘉靖三十年冬十月風作竟日　上諭兵部防慮不可少怠○禮部類奏災異　上曰今歲災異數多厥有由召內外大小臣工宜各思過圖改分贊治理邊方尤宜加謹毋得慢忽

嘉靖三十二年京師米價騰貴詔發太倉米賑濟饑民仍令有司查視饑民有斃於道路者掩骼埋胔

嘉靖三十三年西苑獻嘉禾禮部請賀　上曰天賜玄麻不可慢忽今年夷狄作亂大水疫荒任事之臣不見盡心處置何以賀爲

嘉靖三十七年　上以光祿寺歲用銀三十六萬疑有乾沒乃諭閣臣添差御史月籍該寺支費逐覽

嘉靖三十八年詔太倉銀庫月報出納○上以各邊奏討數多中間豈無侵冒私之弊諭戶部慎度以給

嘉靖四十年八月御田生嘉禾異穎同本者四十有九○冬諭輔臣曰慮患當備今諸邊苦乏餉而戶部亦告匱其弊源何在諭戶部大臣往遴薊宣大覈之

奸貪侵冒必罪不貸其民間積逋既多則計部給發漸耗折價給發後時則和買價貴而粟少當本末兼理毋事虛文

嘉靖四十一年重建大功成更奉天殿曰皇極華蓋殿曰中極謹身殿曰建極文樓曰文昭閣武樓曰武成閣左順門曰會極右順門曰歸極奉天門曰皇極門東角門曰弘政西角門曰宣化詔告天下閣臣擬赦　帝曰赦者小人之幸且拽木輦石者安從沾惠耶不許

嘉靖四十二年六月不雨　帝躬禱雷壇得雨○御田生嘉穀一莖四穗者三穗者五十三本○冬十月朔有暴風自北起　帝諭兵火當慎命兵部移檄諸邊詰戎兵以戒不虞俄而遼東警報至　帝於宮中望見東南火光亟諭遣官祭告郊廟及示提督京營協剿分兵守諸門亡何虜薄都城以有備引去召兵部責曰朕在宮中尚占風知變戒令備禦爾等漫不經心及虜寇充斥畿甸烽火燭天又無籌畫縱彼蹂躪饜飽徐歸本兵當如是耶既而吏部推舉提督備邊名上　帝怒曰奈何以斯人當斯地耶即無私賄亦匪銓平且此地何可因循資格也速更之○十二

月京師大風占在土功工部請建重城　帝曰禮謂築城永益信乎費且巨萬守之尤難昔日虜入更慮重城獨朕焦勞計畫耳爾等徒知建城工完可徼賞賚詎爲守計耶姑已之

嘉靖四十四年北虜擾邊不已　帝意頗督責諸臣輔臣乃陳保邊之策在重將權足糧餉　帝曰將官執權獨不慮其難制乎祖宗以兵糧異屬文武並用良有深意能不辱不挫同心爲國則可矣諸臣捧綸音莫不吐舌

嘉靖四十五年春正月詔賑畿內饑民在京者出太倉粟計口給之在外者行撫按就近發賑○秋九月

帝謂戶部曰濟邊銀已用者幾所餘者幾天降地產民輸豈容妄費必節用乃可勿謂朕親細事也○冬十二月　帝在西苑不豫是夕還乾清宮崩遺詔有云朕奉列聖家法皇考身教一念拳拳惟敬天勤民是務祗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姦人誑惑祈禱日舉土木歲興郊廟之祀不親朝講之儀久廢既違成憲亦負初心邇者天啓朕衷方圖改轍而遽嬰痰疾補過無由每一追思惟增愧恨蓋愆成美端在後賢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歿者卹錄見

監者卽先釋放復職方士人等各正典章齋醮工作
採買等項不經勞民之事悉皆停止詔下文武羣臣
六軍萬民無不感泣明年上尊謚曰欽天履道英毅
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陳皇后
謚孝潔恭懿肅后帝繼方皇后謚孝烈端愼肅皇后
杜康妃三十三年薨隆慶初追謚孝恪恭順皇太后
合葬永陵　世宗八子長哀冲太子次莊敬太子次
穆宗又次景王潁王戚王劉王均王
高儀曰　世宗神功盛德不可縷指大要以嚴馭
吏以寬治民以經術爲師以法律爲輔以明作修
內治以安靜飭邊防其餘稽古考文之事尤爲謹
備而皆發之孝思本之敬一故功成制定華裔鄉
風中興大業視之列聖有光焉享國四十餘年追
慕獻皇獻后如一日每遇時節忌辰侍臣竊窺聖
容慘怛享獻精虔無不泣下者晚年雖不御殿而
批決顧問日無停晷雖深居淵默而張弛操縱威
柄不移升遐一詔艾悔尤深眞可謂不世出之主
矣
支大綸曰　世宗英武神明同符　太祖而心學
淵源蓋接危微精一之傳其爲治始終以敬天法

祖知人安民爲務而御將必嚴去奸必果卽勳貴外戚稟然惟三尺是繩晚雖雅好玄修而遐陬畢照幽隱悉察無一事不經睿思其揆宰大臣或有干竊但揣摸窺測乘間從吏云耳匪敢任意弛張擅作威福也自西漢後守成諸君孰敢望其后塵哉

童時明曰　肅皇帝中興之聖主也正德之疵政洗刷維新而又以禮樂文章粉飾至治其所制作多有合於古先哲王者生於藩邸而兆黃河之清也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穆宗莊皇帝本紀

穆宗莊皇帝　世宗第三子杜康妃所出也初封裕王哀冲莊敬兩太子俱不壽以次當立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卽位改元隆慶首詔崇節儉減蘇杭織造禁天下額外貢獻○詔御用監諸採辦香品一切停止○詔罷寶坻縣等處採取魚鮮自今薦新上供俱令光祿寺備辦毋得奏遣內臣著爲令○詔釋戶部主事海瑞於獄　上在潛邸素聞其剴直故亟釋之士論稱慶○詔嘉靖季年言事得罪諸臣不次擢用隆慶元年命撤西苑大高玄殿玄明諸閣五熙諸宮

先帝玄修扁額也盡毀修建齋醮方士眞人俱伏罪
○冊妃陳氏爲皇后○三月葬大行皇帝攀靈慟哭
哀慕甚至○四月御文華殿日講○視太學謁先師
躬三獻御彝倫堂講周易命講官祭酒坐賜茶諭侍
臣曰五倫之道根於性命之自然而推極其用則化
成天下又曰六經垂憲炳如日星所以發揮斯道者
甚備會其體要身體而力行之以措諸事業是在後
人而已羣臣頓首稱善○　上問戶部曰京帑所貯
今存者幾何以贍國用足備幾何年部臣覆言所存
僅足三月計今歲尚虧九月有奇邊餉百萬悉無所
需　上大駴曰軍儲缺乏至是乎朕一切服用正供
之外未嘗妄費纖毫卿其悉心經理毋忽
隆慶二年躬耕籍田○大祀天地於南郊○冊立皇
太子○駕幸天壽山諭輔臣曰朕躬詣祖考陵寢始
知邊鎮去京切近如此茲薊州總督來朝言近日邊
情如何今邊事久壞無爲朕寔心整理者但逞說詞
弄虛文將來豈不悞事卿等其即以朕意傳諭宣薊
二鎮諸臣令彼知警○　帝嘗食驢腸而甘左右請
詔光祿寺日進　帝曰若然則光祿當日殺一驢以
備宣索吾不忍也乃止○命科道官查盤內府各監

局錢糧○禁內官進貢多用馬快船竊載私貨者○
詔停差抽木內臣
隆慶三年八月大閱將士於京營教場從大學士張
居正請也　上戎服登壇軍容整肅六軍之士各効
其能無敢諠譁違令者京師老稚莫不快睹稱慶以
爲曠典云○詔申飭屯鹽之法○皇后以疾移別寢
御史詹仰庇抗疏極言請復位中宮　上曰后疾愈
即還宮毋多言初仰庇疏上衆謂禍且不測仰庇亦
自分重譴及命下中外翕然稱聖德云
隆慶五年二月百官謁見皇太子於文華左門○虜
酋俺答款塞封爲順義王諸虜皆解辮受封如屬國
上表通貢開馬市自是歲以爲常從總督王崇古議
也○詔以薛瑄從祀孔子廟庭
隆慶六年二月皇太子冠　上御皇極殿羣臣入賀
仍賀皇太子於文華左門○閏二月　上御皇極門
疾作還宮○三月皇太子出閣講學○五月　上不
豫既而大漸召內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
顧命拱等疾趨至宮　上倚坐御榻中宮及皇貴妃
咸在御榻邊東宮立於左拱等跪御榻下命宣顧命
曰朕嗣祖宗大統方今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

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
守祖訓保固皇圖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拱等咸痛哭
叩首而出蓋自　孝廟顧託三臣之後僅再見云明
日　上崩於乾清宮壽三十六歲謚曰契天隆道淵
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純孝莊皇帝廟號穆宗陳皇
后爲仁聖皇太后萬曆二十五年崩合葬昭陵李貴
妃爲　今上生母尊爲慈聖皇太后　穆宗四子長
懷憲太子次靖王俱不壽次　今皇帝又次潞王
史臣曰先時法令嚴具百官兢兢　上乃寬仁大
度黜不經之祀罷無用之作蠲非藝之征絕無名
之獻其恭儉如此至若守祖宗之法無紛更約束
之煩先儲貳之教爲久安長治之計皆獨斷於宸
衷雖享國未久規模弘遠矣
支大綸曰　帝寬仁恭儉從諫不咈使李芳不黜
高拱早用朝多正人內外夾持而不惑於滕祥諸
奄之奸卽漢之孝文何以加焉
童時明曰　莊皇帝有心愛養百姓而加意節儉
六年之間時和歲豐百姓殷富有文景之遺風治
天下之貴樽節也尚矣

紀

今上皇帝召對錄

萬曆十三年五月十七日大旱　上親御布素自武英殿步皇極門御煖閣輔臣申時行等請詣郊壇致祭　上徒步出大明門至南郊躬禱畢出御幄次召近臣諭曰天時亢旱雖由朕之不德亦因天下有司官貪賍壞法剝害小民不肯愛養百姓以致上干天和今後還着該部加慎選用將還近侍請進法駕　上遽麾却復步至皇極門慰勞羣臣○十九日　上視朝畢御煖閣召輔臣至前手一牘授之曰這是陝西巡按董子賢奏本其一說撫鎮官當親自巡歷地方其二說巡撫當久任責成其三說邊方兵備官宜加優異其四說沿邊同知通判等官宜慎選用破格遷除這所言多是時行對曰聖鑒允當總兵巡撫每年巡歷則凡險要修與不修兵馬齊整與不齊整都身親目擊下吏不敢躲閃欺蔽自能盡心整理　上曰然必須親到地方看某處該修守某處該設備纔好專靠下人查看不得時行對言巡撫遷轉着令久任最是　上曰然即有年久的寧可加俸加銜不可輕易更動這本先生每將去看來時行等頓首曰

皇上留心政務臣等不勝欣戴　上曰今後有政事

再與先生每商量○閏九月初九日　上閱壽宮畢還感思殿召輔臣入東室授以部院諸疏諭曰朕看閱壽宮自有主張他每原不知風水如何紛紛來說時行等對言願　皇上亟賜裁定近因人言恐聖心疑惑所以九卿諸臣有此陳奏　上曰且待朕看定如何這等忙迫是甚麼意思對曰諸臣不過欲仰贊聖裁意亦無他　上曰這不該說的着調外任罷先生每擬票來朕覽輔臣頓首出

十四年三月　上視朝畢退御煖閣召輔臣申時行王錫爵許國王家屏入因出四臣所上疏諭曰昨覽卿等所奏深切時政着該衙門着實舉行時行等即頭謝　上復諭曰織造燒造原非得已既先生每說重的再減去些近開水田人情甚稱不便既百姓不願不該強行時行等奏這水田有說前者科道官紛紛建議說京東地方田地蕪荒可惜相應開墾京南常有水患每大水時至漂沒民田數多相應疏通故有此舉昨御史既說滹沱河難治宜且暫停若開墾荒田則薊州等處開成已五六萬畝不宜遽罷　上曰南方地下北方地高南地濕潤北地鹻燥且如去歲天旱井泉都乾竭了這水田怎能做得時行等對

臣等愚意也只要開墾荒田不是要盡開水田　上曰荒蕪可開水田不必做只該相地勢察人情不可強民先生每將去票來時行等叩頭欲起　上復云朕居深宮外間民情事務不得周知還要先生每調停有該說的不時奏來時行等曰敢不盡心

十五年八月　上御皇極門視朝畢退御煖閣召輔臣入　上曰朕見各處奏報災傷小民不得安生心甚憂憫事有關於吏弊有切於民生的卿去深思詳議來行對曰　皇上聖德方隆豈宜有此這是臣等奉職無狀所致除臣等痛加修省外伏望　皇上深念邦本少留聖心　上曰近來有司官貪墨不恤百姓又刑獄多有寃枉撫按官亦不爲伸理這都傷害和氣如今懲貪墨理寃獄是第一要緊的事着該部院與在外衙門知道輔臣對言救荒之政還要蠲免賑濟　上曰雖是蠲賑有司官多侵尅了只充自己囊橐小民不沾實惠對曰有司有不才的只在上官稽察朝廷恩澤自不可已　上曰災傷須分別輕重使實惠及民只是有司虛應故事對曰　皇上有此德意申令既嚴有司當不敢違犯若無田無食之民不加賑卹則餓死道路趨食他方強暴之徒起爲盜

賊　上曰有司刻剝百姓百姓極了怎得不做盜賊
對曰爲今之計須查各處倉庫見貯銀穀或散與穀
子或煮與粥喫亦可救旦夕之命賑濟也不容已
上曰先生每到閣有該行的議擬來行

十六年九月　駕幸大峪山臨閱壽宮明日循西山
至渾河召輔臣見於幄次起觀河流河水汎急中流
架木爲橋　上指河水顧輔臣曰此河洶湧如是聞
黃河數決爲民害當亦同之對曰此滹沱河正流發
源桑乾從塞上入內地數百里出琉璃橋或遇水漲
時有衝突若黃河則其流更遠其勢更大屢屢潰決
不惟居民受害每至漕艘梗塞故國家以治河爲第
一要務　上曰經理河道須在得人因命輔臣作歌
以紀其事

十八年正月朔免朝賀　上在毓德宮召輔臣入見
於西室　上曰朕昨年爲心肝之火時常舉發頭目
眩暈胸膈脹滿近調理稍可又爲雜于仁這本肆口
妄言觸起朕怒以致肝火復發至今未愈因以雜于
仁本手授時行曰先生每看這本說朕酒色財氣試
爲朕評一評他說朕好酒誰人不飲酒若酒後持刀
舞劍非帝王舉動邪有是事又說朕好色偏寵貴妃

鄭氏朕只因鄭氏勤勞朕每至一宮他必相隨朝夕
間他獨小心侍奉委的勤勞如恭妃王氏他有長子
朕着他調護照管母子相依所以不能朝夕侍奉何
嘗有偏他說朕貪財因受張鯨賄賂所以用他昨年
李沂也這等說朕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天下之財皆朕之財朕若貪張鯨之財何
不抄沒了他又說朕尚氣十四云少時戒之在色壯時
戒勇戒鬬勇即是氣朕豈不知但人孰無氣且如先
生每也有僮僕家人難道更不責治如今內侍宮人
等或有觸犯及失悞差使的也曾杖責然亦有疾疫
死者如何說都是杖死先生每將這本去票擬重處
時行等對云此無知小臣誤聽道路之言輕率瀆奏
上曰他還是出位沽名時行等對云他既沽名
皇上若重處之適成其名反損皇上聖德惟寬容
不校乃見聖德之盛時行以其疏繳置御前上沉
吟答云這也說得是到不是損了朕德却損了朕度
如何設法處他時行云此本原輕信訛傳若將此本
票擬處分傳之四方反當做實話還望皇上寬容
照舊留中便是上首肯因云先生每是親近之臣
朕有舉動先生每還知道些那有是事人臣事君該

知道理如今沒箇尊卑上下信口胡說近來只見議
論紛紛以正爲邪以邪爲正一本論的還未及覽又
有一本辨的便朕應接不暇殊不成箇朝綱先生每
爲朕股肱也要做箇張主對曰臣等才薄望輕不能
鎮壓人情臣等有罪上稟 皇上獨斷下付外廷公
論焉敢擅自主張 上曰不然朕就是心先生每是
股肱心非股肱安能運動朕既委任先生每有何畏
避還要替朕主張任勞任怨不要推諉時行等叩頭
曰蒙 皇上以股肱心腹優待臣等敢不盡心圖報
因問 皇上近來亦進藥否 上曰朕日每進藥二
次對言 皇上須慎重揀選良藥 上曰醫書朕也
常看脉理朕都知道時行等又云 皇上宜以保養
聖躬爲重清心寡慾戒怒平情聖體自然康豫因請
一月之間或三四次間一臨朝以慰羣情瞻仰 上
曰朕疾愈豈不欲出即如 祖宗廟祀大典也要親
行聖母生身大恩也要時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軟行
立不便時行等又云冊立東宮係宗社大計伏望早
賜裁定 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
妃亦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
健使出就外纔放心對言 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

豫教正在今日宜令出閣讀書　上曰朕已知之先生每回閣去罷各賜酒飯一卓燒割一分時行等叩頭謝遂出行去宮門數十丈許　上復令司禮內臣追止之云且少候　上已令人宣長哥來着先生每一見時行等復還至宮門內立待良久　上令內臣覘視申閣老等聞召長哥亦喜否時行等語內臣云我等得見睿容便如覩景星慶雲眞是不勝之喜內臣入奏　上微哂頷之有頃　上命司禮監二太監請時行等可喚張鯨來先生每責訓他時行等云張鯨乃左右近臣　皇上既已責訓何須臣等司禮監入奏　上復令傳諭云此朕命不可不遵有頃張鯨至向上跪時行等傳　上意云爾受　上厚恩宜盡心圖報奉公守法鯨自稱以多言得罪時行等云臣事君猶子事父子不可不孝臣不可不忠鯨呼萬歲者三乃退司禮入言　上曰這纔是不辱君命久之司禮太監傳言　皇長子至矣皇三子亦至但不能離乳保遂復引入西室至御榻前則　皇長子在榻右　上手携之皇三子旁立一乳母擁其後時行等既見因賀　上云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仰見　皇上昌後之仁齊天之福　上欣然曰此祖宗

德澤聖母恩庇朕何敢當時行等奏　皇長子春秋
漸長正當讀書進學　上曰已令內侍授書誦讀矣
時行云　皇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即已讀書　皇
長子讀書已晚矣　上曰朕五歲即能讀書復指皇
三子是兒亦五歲尚不能離乳母且數病時行等稍
前熟視　皇長子向明正立時行等注視良久因奏
云　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願
皇上蚤定大計宗社幸甚乃叩頭出是日時行等以
傳免朝賀特詣會極門行禮忽聞宣召急趨而入歷
其門數重乃至毓德宮從來閣臣召見未有得至此

者且天語諄復聖容和睟藹然如家人父子累朝以
來所未有也○七月　上御門視事畢召閣臣申時
行許國王家屏於皇極門煖閣　上出陝西巡撫趙
可懷奏報虜情本手授時行且曰朕近覽陝西督撫
梅友松等所奏說虜王引兵過河侵犯內地這事情
是如何　申行等對近日洮州失事殺將損軍臣等正
切憂慮伏蒙聖問　臣等敢以略節具陳洮河邊外都
是番族番族有兩樣中茶納馬的是熟番其餘的是
生番先年虜騎不到只是防備番賊所以武備單弱
倉猝不能堵遏如今虜王過河是被火落赤勾引多

爲搶番又恐中國救護他故聲言內犯然虜情狡詐不可不防　上曰番人也是朕之赤子番人地方都是祖宗開拓的封疆督撫官奉有勑書受朝廷委託平日所幹何事既不能預先整理防範到虜酋過河侵犯纔來奏報可見邊備廢弛　皇祖時各邊失事督撫官都拿來重處朝廷自有法度時行等對　皇上責備督撫以不能修舉邊務仰見聖明英斷邊臣亦當心服如今正要責成他着他選將練兵及時整理　上曰近時督撫等官平日把將官輕賤凌虐臺制掣肘不得展布有事却纔用他且如各邊但有些二功勞督撫官有陞有賞都認做自己的功及至失事便推與將官及些小武官虛文搪塞時行等對各邊文武將吏各有職掌功罪須要覈實如總督巡撫只是督率調度若臨戰陣定用武官武官自總兵以下有副總兵有參將遊擊守備各分信地如有失事自當論罪　上曰古時文臣如杜預身不騰鞍射不穿札諸葛亮綸巾羽扇都能將兵立功何必定是武臣時行等對此兩人都是名臣古來絕少人才自是難得臣等遵奉聖諭即當傳與兵部轉運督撫諸臣盡心經理以紓　皇上宵旰之憂　上曰將官也要揀

選好的必謀勇兼全曾經戰陣的纔好時行等對將才難得如今都是選擇用的但是款貢以來邊將經戰陣的也少了 上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要好的也有只是不善用他雖有關張之勇也不濟事時行等對近日科道官建言要推舉將材臣等曾對兵部說及早題覆着九卿科道官會同推舉 上曰前日有御史薦兩箇將官時行等對薦的將官一箇是王化熙曾提督巡捕臣等親見他也是中常之才只宜腹裏總兵一箇是尹秉衡先年是箇好將官如今老了 上曰這不論他年老趙充國也是老將只要有謀略時行等對將在謀不在勇聖見高明非臣等思慮所及 上又曰朕在九重之內邊上事不能悉知卿等爲朕股肱宜替朕用心分理如今邊備廢弛不止陝西或差有風力的科道或九卿大臣前去如軍伍有該補足的錢糧有該措處的着一一整頓商書云事事有備無患趣如今收拾還好往後大壞愈難收拾了時行等對當初許虜款貢原爲內修守備外示羈縻只爲人情偷安日漸廢弛所以三年閱視或差科臣或就差彼處巡按御史 上曰三年閱視是常差如今要特差時行等對臣等連日正在閣中商

議要推舉大臣一員前去經略且重其事權使各邊聲勢聯絡庶便行事容臣等撰擬稱帖恭請聖裁施行　上曰還擬兩箇來行已復言款貢事　上稱皇考聖斷者再時行等言自俺答獻逆求封賴　皇考神謨獨斷許通款貢已二十年各邊保全生靈何止百萬　上曰款貢亦不可久恃宋家之事可鑒時行等對我朝與宋事不同宋時國中弱夷狄強原是敵國今北虜稱臣納款中國之體自尊但不可因而忘備耳　上曰雖是不同然亦不可媚虜酋心驕意大豈有滿足之時須是自家修整武備保守封疆時行等對今日邊事既未可輕于決戰又不可專于主撫只是保守封疆據險守隘堅壁清野使虜不得肆意侵掠乃是萬全之策　皇上廟謨弘遠邊臣庶幾有所持循至于失事有大小情罪有輕重若失事本小而論罪過重則邊臣觀望退縮虜酋反得挾以為重又非所以激勵人心自今尤望　皇上寬文法核功罪　上曰如今失事也不輕了時行等對賴　皇上聖恩從寬處分容臣傳示邊臣使之感恩圖報　上復問王次輔病安否何如時行等對臣錫爵委實有病屢疏求去情非得已　上曰如今有事之時正宜

竭忠贊襄如何要去時行等對　皇上注念錫爵具
見優厚輔臣至意臣等亦知感激但錫爵連年告病
臣等責以大義遂不敢固辭今次病勢果係纏綿臣
等親至其卧内見其形體羸瘦神思愁苦亦不好強
留他　上曰這等着從容調理痊可即出供職時行
等唯唯因叩頭奏臣等半月不覩天顏今日視事仰
知聖體萬安不勝欣慰　上曰朕尚頭眩臂痛下步
不方便今日特爲邊事出與卿等商議時行等叩頭
奏伏望　皇上萬分寶重　上又曰聞山西五臺一
路多有礦賊嘯聚劫掠地方官如何隱匿不報時行
等奏近日聞河南嵩縣等處聚有礦賊巡撫官督率
官軍驅逐已解散了　上曰是山西地方五臺山因
釋氏故知之　上恐時行等誤以爲失事也復曰釋
氏是佛家曾遣人進香耳時行等對地方既有盜賊
嘯聚該管官員乃隱匿不報其罪不止疎玩而已容
臣等傳示兵部令查明具奏遂叩頭出初　上切責
督撫聲色俱厲及論邊事久天顏愈和神采煥發語
亹亹不休時行等退而稱歎　上留意邊防益明習
政事如此宗社生靈之福也
童時明曰君臣之相與也龍雲類從魚水交契故

書稱都俞易言日接漢唐以降此道寖微然而英
誼側席忠賢遇巷宣室柏梁延英崇政史册並爲
美談我　祖宗以來洪永熙宣平臺幸御不絕便
殿燕見非時　泰陵銳意修復　永陵閒法同遊
然而堂簾迥隔晝日濶疏召對之典遂爲曠見
主上聰明仁聖明習治理邇來靜攝有年朝儀併
廢懷杞憂者或疑爲睽夤緬想　朝門御幄　郊
壇山陵感思毓德其所以召諭者大抵敬天勤民
容諫飭備之政事非勵精綜核曷克有此臣謹瞻
戴頌述著之爲　聖政云